

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  
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  
均爲虜區加徙叛羌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屯武都  
之氏以資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郡以居汾晉  
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爲夷居元  
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  
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  
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矣而其  
桀暴貪悍樂鬪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  
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

三

文鑑一百

無復晉土而爲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遲而  
爲毒深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役也亦迫於制服  
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固甚然夫中國  
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  
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  
鮮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爲子孫萬世之慮  
然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力唯恐不能鳩合而牧  
役之雖有夫爲禍之形皆不爲之深思遠慮就其  
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徧  
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採



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爲之假建名號而廩資之使各以種族而還之舊土彼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辨後雖有警則無至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果斷之主爲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爲以救其未發之深禍也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欲形於天下其能及此乎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恬然不爲省方抱虎而熟寐尔嗟乎爲天下者無恃其爲平日之福而忽其所

隱之禍也

文鑑一百

七

方五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

論

明皇論

崔

鷗

楊嗣復論

崔

鷗

察言論

唐

庚

憫俗論

唐

庚

義

公食大夫義

劉

敞

士相見義

劉

敞

致仕義

劉

敞

大鑑百一

明皇論

崔

鷗

穆王戒太僕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仲虺告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三夫實凡也而自以為聖則儼然以天下為莫己若以天下為莫己若則有罪不聞有過不改禍亂之形成而卒以不悟是亡之道也以唐考之竟有天下者十有八王而不以諛臣之故別加稱號者高祖太宗睿宗文宗四君而已其餘皆立虛名而開元天寶之間群臣至六上尊號嗟乎諛亦甚矣而明皇受而不辭蓋將自以為聖者歟其播



越流離至於亡國非不幸也夫加以天地道德聖  
神文武之號兼覆載之大美極今古之徽稱彼其  
臣遂以爲誠爾耶直以爲吾君好諛喜佞故逢之  
也以爲誠爾則天不以號然後推其高地不以名  
然後推其厚三皇無有也五帝無有也自古賢君  
懿主皆無有也善祖宗亦無有也彼其後世中君  
幽主獨有之是直以好諛喜佞待吾君而以諛佞  
逢之人君之賊也聖矣大光武之爲君也詔天下  
上書不得言聖明矣哉顯宗之爲君也曰先帝詔  
書禁人言聖自今有過稱虛譽尚書宜抑而不省  
示不爲諂子嗤也嗚乎姦人之情得矣其成建武  
永平之盛有以矣夫

揚嗣復論

崔鷗

氣類所合物莫能間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者君  
子不之察欲彊以口舌折姦人之鋒勢必不振此  
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一也人情逆之  
則怒順之則喜毀之則怒譽之則喜小人性便諛  
佞志在說諂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無隱此小人  
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  
不妄說人而小人竊爵祿以植朋黨竭智力以希



內援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三也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常在上以制人難進則常在下而人所制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四也君子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虐勿賤不畏高明而小人之於人失勢則鼠伏以事之得勢則虎步以凌之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安而不充人達則以恕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則不安而懷毒以伺上居上則使意而肆虐以害人此小人所以常勝而君子所以常不勝六也君子一有不安於其心則畏君畏親畏天畏人而小人欲濟其姦則欺君欺親欺天欺人無不可者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也君子厲廉節崇名譽小人苟獲其欲則天下賤之而不羞萬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八也君子於言欲訥於行欲敏有過則改見義則服而小人矜利口以服人喜姦言而文過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為國求人難於選拔而凶邪一嘯則千百為群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



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忘恩背義至以怨報德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一也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無而爲有虛而爲盈露巧而揚能矜功而賣善以惑時君以冀微倖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此鄭覃陳夷行所以罷黜李德裕所以謫死窮荒逢吉宗閔揚嗣復輩所以卒乎翔洋而得計豈足怪哉

察言論

唐庚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豪健使使聽者踴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爲國計者有爲身謀者是不可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爲之若此者爲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旣平謀臣宿將以俟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瞋目扼腕爭爲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臧宮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

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垂帛子女  
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  
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勢  
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之  
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  
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  
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  
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著人  
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  
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相溫劉裕是已嗟乎秦漢  
以來說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爲  
國計者至少爲身謀者如此其多途也可不鑒哉  
可不戒哉

閩俗論

唐庚

自古諸侯風俗小大均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  
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闊達寬緩而多智金晉未  
分時在春秋世最爲疆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  
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迫於齊楚國小而  
地狹則其俗亦復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  
三代之地蓋不至於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



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  
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爲本今士大  
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於學治道通大  
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  
無有也有而不容於時今之建言者類皆薄物細  
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趣  
一切辦治而已非能有益於宗廟社稷也學術小  
故無大論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爲上世悉然  
則前此風俗嘗廣矣當是之時唯恐其疏爾形勢  
非有不同年表日曆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

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大都  
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於上  
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  
高視闊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  
治未不優於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  
不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  
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陋而一時人物大率駢而  
短小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爲善邪者  
可使爲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知  
大乎





義

公食大夫義

劉敬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秦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門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

文選

與

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外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一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義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滷醢士設俎言言然後宰夫設銅啓簋言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爲殷勤也



賓三飯飯梁以滑醬此君之厚已也賓必親徹有  
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  
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  
于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劑九  
俎庶羞二十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  
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  
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薄之者也是故  
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  
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  
能長有其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飴焉唯恐  
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  
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  
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殮主人辭曰  
不足殮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  
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士相見義

剋也 敬

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  
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也者  
言德之遠聞也王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  
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



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  
以有禮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  
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贄也者執斯志者  
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摯者惟  
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  
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交非其大夫不見  
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  
依於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唯小人而不恥  
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  
可遠也不可踈也賓至謂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三

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  
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末之有  
也人苟爲悅而相親若者未必爭苟爲簡而相親  
若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著人道之大也所  
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適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  
而無適於禍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  
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  
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  
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  
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

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爲誥故諸侯大國九介  
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致仕義

劉敞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政請引籍  
校年而却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  
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  
迫之而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  
也甚矣夫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  
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  
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  
可失也於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  
之也君留之臣曰吾不可貪於人之榮不可囿於  
人之朝不可塞於人之路再拜稽首及其室君不  
彊爲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菜邑終其  
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  
故古者大臣諱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  
也是以古之爲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  
七十不致事四十而祿爲不惑也五十而爵爲知  
命也七十而致事則以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  
大計矣知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

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也爲君也非爲己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五豆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爲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旦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而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爲道也而爲食也非爲君也而爲己也非爲國也而爲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是以當老者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詆發之而猶莫顧也此無它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而殺於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則疾貪位而害民蠹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



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以得偷  
容於其間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  
自潔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  
所誘則歐之以法歐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  
故此法之歐也嗚呼為致仕而卒以法歐也不已  
薄乎其亦出於不得已而為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  
為哉

文鑑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96123 v.16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六

議

救災議

曾鞏

賞罰議

趙瞻

議禦戎

仲訥

議水

王回

渾儀議

沈括

邊議四首

張載

世守邊郡議

呂大鈞

選卜臣宿衛議

呂大綱

八子

臣詩

呂大綱

皇族稱伯父叔父議

顏復

議官

李清臣

官制

畢仲游

救災議

曾鞏

河北地震水災墮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之食主  
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樹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  
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  
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  
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



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當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修其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閭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宜

三子

文

六

二

成之

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末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通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



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疆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



或連一二城之地有袍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  
已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  
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  
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  
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  
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貫平日未有  
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  
得修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閭民  
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  
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

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  
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  
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  
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備之實所  
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  
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  
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  
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  
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  
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

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飢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間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言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轉死亡之禍則戴主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王路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蹕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抱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



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  
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  
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  
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庶無餘財至於救災補  
敗尚不可以已况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  
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天民之死乎古人有  
言曰剪爪宜及膏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  
膚尚無足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  
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令  
有司於糴粟當獨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  
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  
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芽香  
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芽香藥之類爲錢數  
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芽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  
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  
又捐茶芽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  
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  
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  
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賞罰議

趙

瞻





世之大患在賞罰盡賞以微文梧賢罰以定令幸  
姦則是國代賢者辭而法爲姦人地也有吏於此  
齊代闕詣考課曹曹必曰某在斯職事若干年當  
遷其官某在斯課最若干數當增其秩斯人大賢  
大不肖雖朝廷王公不得擅輒議其存捨動搖者  
或迹沐白著有非常不在詔令則以問故事與令  
有所差駁突兀亦不爲舉失以賢者難進易退廉  
恥謙服之心詎非代之辭者歟若爾伊尹太公常  
齒匹夫傳說箕子常編擊囚箕缺甯戚常伍耕農  
管仲五叛常沒虜獲尚層與時爭盆鼓之連賦列

時刻之積効而邀遷次邪又或以罪付理官曹曹  
必曰以甲令當其罰以乙詔當其科有輕重疑則  
爲奏以請上上之所進退亦旁法律寸尺爾夫以  
姦人狡獪窺幸之備詎非爲之地者歟且唐虞流  
共工放驩堯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佗  
管仲誅傅里乙子產誅鄧析史傳孔子誅少正卯  
周書有三風十愆禮經有四誅無赦孟軻以楊朱  
墨翟邪說之無君親者拒之荀卿以宋鉏公孫龍  
衆惑之亂名實者禁之故若晉羊舌肸以掠美尸  
齊阿大夫以虛譽烹彌子瑕佞幸以忠孝而得罪

郭解豪俠似仁義而蒙戮皆姦雄桀黠傷蝕風教  
之尤者然以之示有司則罪無所當矣非勉寬仁  
之治也非保賊亂之黨也徒律令無所處焉也賞  
與罰如是馳步帝皇之塗而未底者所以趣之之  
激異也或謂若之所贊者古也今之所用者時也  
若居今時而用古殆不可與權矣張選舉之程法  
補調之品目猶曰未也况以堯舜之所病與三代  
之明哲而責有司哉又若前主律後主令附麗驗  
治効讞鍛成猶曰未也况以難明之狀可惑之事  
而亟致大戮哉正爾如賞僭及淫人刑僭及善人  
何此大不然且責君於難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  
賊彼曷獨不欲舉縣官於堯舜三代之隆乎夫人  
之辭行技能號為搜索而冥朝廷矣才具器識號  
為童度而縻爵位矣斯豈它術哉視必得賢者而  
後任之有司爾真賢實廉不次求索則有司之明  
也上之察也任人大姦赫然誅殛亦有司之明也  
上之察也豈它術哉上如不察有司不賢雖區區  
於秩次事事於律令顧益資其窺測者豈有補邪  
但古用此亦治今用此亦治不能用則皆末如之  
何也又安在權不權使令得一伊尹太公而賞之



天下非乎不也得一驩兜共工四罰之天下非乎不也若賞伯夷而問盜跖罰窮奇而誅饕餮惡可

議禦戎

仲 訥

或曰西北二戎大興之結好次寵以爵賜予至厚羈縻宜得而兵未克弭古稱禦戎無上策良信哉愚曰斯之感久矣言乎禦者誠非也秦以之亡漢因而墮尚有策哉然則若何禦之非足尚也當用氣勝之耳奚爲而言夫天高而尊者陽也地卑而濁者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中國陽也四夷陰也取勝之道存乎其類堯舜禹湯之爲君君子則

九五

文選百六

九

卷五

舉小人則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氣由其類勝天爲之清日爲之明至于鳥獸魚鼈咸若夷狄其有不馴乎是陽氣勝而陰不能好也故二帝三王之世夷狄之患無甚焉秦漢之下德衰而力雄善有聞而不舉舉有用而不終惡有彰而不去夫有誅而不盡君子之道不競小人之勢日進故日爲之蝕地爲之震纖草槁木橫出妖孽况四夷乎是陰氣勝而陽不得立也故夷狄之患始滋焉西北二方彼陰也東方南方我陽也又以盟約之信邀之崇顯之號榮之賀遺其福慶弔恤其喪死可謂至

仁至恩也而戎心未懷非策之不至推其類殆氣  
之未勝也王者據正陽之尊赫然而神聖之明關  
四門四目之視大自三吏九卿下至百執庶官宜  
有茲回使妄雜居正人君子之列使皇極之道墜  
而未行陰滯之氣上應於天故地震屋壞殺人日  
食正歲朔兩晦風霾並歲而至戎狄因之而狂陰  
邪勝而然耳非不懷也爲之謀者上當端然自立  
拔方正之士與之共事推善而誅惡集賢而退不  
肖材者使得效其思智者使得進其謀則上下之  
志一通正道得立於先天清地寧日星風雨時序  
如是則夷狄之患奚慮也且將厥角而來庭書曰  
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斯正氣之勝乎必斯之不務  
而將廢天下之農起天下之兵大舉而從之柰無  
策何奈後悔何

議水

王同

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民用尤近  
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於水故官得其任  
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作虞  
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也  
中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爲之水官則莫若都水



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  
有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於是又有左右使  
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之學而  
習於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為三輔都水都尉  
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  
修其事而又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  
漢之際言水事於書尤著而魏晉已來至於隋唐  
其官亦未嘗廢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  
皆曰都水臺或為水衡今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  
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隋之始又皆為都水使  
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二署歸之然於水事或  
領或否矣故天下不論於水而失其水之性使以  
憂中國者起矣國家比歲之間水之為害亦甚  
矣自京城之中民被其苦亦暴而衍溢者歷月不  
知所以洩之今國家懲前日之患而求於秦漢之  
故為之都水之任專其有司欲以知水之性此慮  
患之本也夫以患而設備求其功效而使之不為  
虛位則天下宜有明於水性若秦漢之間所謂水  
工者出矣苟得其水工而又以知水者居其任使  
之專其職而行於天下就視其水之利害得以循



其故而治之不使數遷其任責之課最而信其黜  
陟則官得其人而分定則事益修矣故爲今之慮  
水莫若如此

渾儀議

沈括

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  
躔之會且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  
日行周天而復集於表統凡三百六十有五曰四  
分日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  
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日  
赤道之度日行自南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

五

文鑑百六

十二

詩南三

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  
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者凡二十有八而謂  
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爲  
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掉乎  
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爲難  
知也自漢以前爲曆者必有璣衡以自驗跡其後  
雖有璣衡而不爲曆作爲曆亦不復以器自考氣  
朔星緯而皆莫能知其必當之數至唐曆僧一行  
改步大衍曆法始復用渾儀參貫故其術所得比  
諸家爲多臣嘗歷考古人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璇

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落下闋製圓儀賈  
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于書其後張衡爲銅儀  
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  
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爲儀及象其說以謂黃  
以二分爲一度而患星辰稠穢張衡改用四分而  
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爲度周丈有九寸五分  
寸之三而具黃赤道馬績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極  
而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  
定製銅儀有雙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  
之中以象地有持規斜絡八腹以候赤道南北植  
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爲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龔  
崇斛蘭皆嘗爲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一象地一  
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  
定法大同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  
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  
傳也唐李淳風別爲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  
經雙規金渾總別金常規次曰三辰轉於六合之  
內圓徑八赤有璇璣規月游規所謂璇璣者黃赤道  
爲獨焉又次曰四游南北爲天樞中爲游甬可以升  
降游轉別爲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携月游



而一行以爲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  
令瓚更以木爲游儀因鴻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  
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  
中初鑄渾天儀于司天監多因斛蘭晁崇之法皇  
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始用令瓚一行之論而  
去取交有失得臣今斂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  
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爲東  
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  
傾西北故極星不得居中古謂以中國觀之天常  
北倚可也謂極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  
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爲東而日之所  
入者爲西乎臣觀古之曆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  
浚儀大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  
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入上也臣嘗讀黃帝  
素問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  
而望西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  
於酉而負卯至于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  
曰南面臣始不諭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爲  
北也常以天中爲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  
問尤爲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輒差





一度以上而東南西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候之  
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  
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爲東日之所入者定爲西天  
樞則常爲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  
抵極星以候日之出沒則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  
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爲東南也彼  
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爲是說也臣以謂極星  
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千里  
之間所差者已知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  
外邪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目之所及裁以爲法  
不足以爲法者宜置而勿議可也其二 紘平設  
以象也 渾儀置於崇憲之上下瞰日月之所  
出則也 與地際相當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  
天地之廣大不爲一臺之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  
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所謂實者此數則彼  
數也此移亦彼亦移亦之謂也所謂準者以此準  
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謂也今臺之高  
下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數丈彼之所差者  
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下若衡之  
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知其幾



千里則衡之低昂當慎而臺之高下非所當卹也  
其三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却復交  
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于黃道如繩之  
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爲之虧入蝕法而  
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  
奇然後復會今月道既不能環繞黃道又退交之  
漸當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  
會天度當審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曆法步  
之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  
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  
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  
有半爲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  
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水星之  
法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  
人目遊動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鈞股法求之下徑  
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  
不搖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爲天中自  
祖亘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  
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有半乃謬以衡  
端之度爲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遊天樞之外



璣衡一偏則極星不出乍入令璣舊法大樞

有半蓋欲使極星遊於極中也臣考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變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亘窺考猶爲未審今當爲天極徑七度使人目切南極望之極星正循北樞裏月常見不隱天體方正其六令璣以辰刻十干八卦皆刻於絃然絃正平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間則日徑度而道促卯酉之際則日遙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儀則移刻於緯四遊均平辰刻不失然令璣天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

三子

又錄百六

十七

一

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爲是然當側規如車輪之牙而不當側規如鼓陶其傍迫狹難賦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與絃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於窺測之時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復運遊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黃道及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令璣之術其法本於晁崇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精縟而頗爲簡易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日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假月行其差如此今黃赤道



度再運遊儀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  
歷每日去極度筭率之則不可謂之膠也新法定  
宿而變黃道此定黃道而變宿但可賦三百五十五  
一作度而不能具餘分此其為略也其八令璣舊法  
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處其  
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輒變今當省去月道徙璣  
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則二道與衡端  
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  
一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  
則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為之璿者珠之屬也

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于環背不與橫簫會當移  
列兩旁以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  
分其它規軸椎重榘出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  
輕利其十一古之人知黃道歲易而不知赤道之  
因變也黃道之度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  
與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  
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別加鑽孔尤為拙謬  
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凌蔽其  
十三舊法地紘正絡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則  
地際正為地紘所伏今當徙紘稍下使地際與紘



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絃際爲法自當繫

與天合

邊議四首

張載

清野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

國外百姓朝廷不豫爲

之慮非潰亡矣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

去老

幼孳畜田屋虛積聚莫不爲之驅除蕩焚與死亡均

矣苟爲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爲講族閭隣里之法

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

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爲免患之計官不拘制

三

文監下六

十九

元中

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爲謀而處之有  
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此爲計之當  
先者也

固守

師爲虜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守則應援之兵

急凡今近邊城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度

使勢可以全不假外救足以技梧踰月應援之師

不爲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

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爲能假設一城

之小子夫可守不才者十部之而未必固善守者



加損之而尚可全然則守城棄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

省戍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戍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為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既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出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為備

關內多少之差此其大略也

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

六七萬人義勇既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

三十三

文選百六

二十

元中

守為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為患耳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者以能射則寬當是時環之内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

因民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為力難易為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



萃以什伯形以圖繪唱稽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  
位平時使之知所中識以向習登降時繕字賊至  
則授甲付兵人各謹以備以七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  
則民心素安伎藝亦講以恐吏不能侵無倉  
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  
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以止利今日而已

世守邊亦議

呂 大鈞

中國之大戒無急以公邊防自秦漢以來禦戎之策  
是非未能相遠竊以甘求以二代之法宜於今日而推  
行之乃知聖人封建之深意不獨尚德專治吾民

三五六

文百六

六一

元中

而已其禦邊之要以妙深遠固在術內迨非衆人  
之智所可及已蓋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亦不得不  
分分而不一則上無以制命而為下者肆一而不  
分則下無以陳力而為上者勞故古者分天下為  
列國統萬國於一王使禮樂征伐一出於天子教  
治禁令一委之諸侯則是天子持威福之柄優游  
於內以專察國君之善惡諸侯任功過之責勤勞  
於外以同體王室之休戚如是則四方之警急何  
以急天子之視聽哉彼不任吾患者吾得執而戮  
之孰敢矣吾所以待以夷狄者特招以撫以禮懷遠以

德而已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之時晉國伐戎不暇而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略蓋可知已臣竊謂分割天下以爲列國則未敢輕議如使邊郡略法古意慎選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措置悉以委之租調出入一切不問惟財用不足者附以次邊支郡以共其之其治以安靜不擾敵人感服者爲上富疆自守彼不能犯者次之戰勝攻取無所退屈者又次之賞罰者增損其名位而已甚者則升黜之不使輕去其郡若此則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

一文鑑百六

二十二

不得不盡力以從事盡心以防患所謂世守者亦不得純如周制父子相繼必使選賢以自代毋問親疎天子加察焉然後可之遂使貳其郡事以終舉者之身然後命之沒則祿其子孫以祀之若有功德則郡人世祀之仍爵其子孫庶幾亦可以爲備邊之一術也

選小臣宿衛議

呂大鈞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居出入不可須臾離者也其用之迹雖主於給宿衛備顛指以共綴衣虎賁執射執馭之職其





用之意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以替疑丞保傳之事主於給宿衛備使令則非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其任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則非開爽敏茂者不足以充其位此言猶未之盡古之人君不獨有師有友又有受教於我者焉故疾醫小藝者也黃帝師黃伯而教雷公費國小邗也惠公友顏般而役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資人主又當教誨養育使得成就其材以補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不乏材而人主亦不勞也以漢唐之苟

簡其名臣猶多出於宿衛供奉之官豈非常在宮省日侍帷幄既已接聞廟堂之議以廣其知識間復親被德音誨其所未至則益知善惡向背之理薰灸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如此又可以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學相長也又曰教然後知困彼既知向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於上上之人既樂其自勉亦必盡誠以教之或因其善問有以起吾志或因其難進有以勉吾業傳曰教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則不徒可以益吾之志業又可以廣吾之德性也記曰善教者知至學

之難易又知其美惡則不徒廣吾之德性又可以  
廣吾知人之明也為人君而乘政事之間以教育  
執事之小臣乃有志業德性知人之益豈小補哉  
今朝廷雖有中書門下兩省官以備侍從又有翰  
林舍人院及諸館閣之臣以備顧問非乏人也充  
其選者又皆美材敏行非不賢也既以待之不為  
綴衣虎賁射馭之冗亦難復使從使令執事之賤  
似宜略依漢制郡國貢士給宿衛之法詔公卿牧  
守如孔門四科之目各使保任三二人不以仕與  
未任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其人則分隸中書

門下省學士舍人院及館閣諸司其職則參諸殿  
侍諸班之列其祿秩則視三班使臣州縣掾屬而  
已其閒暇則各受學於其官長退而以所學開諭  
其同列仍不立遷擢廢置之格其有功罪善惡一聽  
明主裁決而已如此則素無行能者必不得舉不  
安其分者必不願為自非和淺亦志之士不可得  
而與焉試或行之不過五七年不徒得高才美行  
可備器使亦將資助盛德大業必將日新而無窮  
凡在位執事之小臣亦當漸摩義理之益相觀而  
善可不務乎

民議

呂 大鈞

爲國之計莫急於保民保民之要在於存卹主戶  
又招誘客戶使之置田以爲主戶主戶苟衆而邦  
本自固今訪聞主戶之田少者往往盡賣其田以  
依有力之家有力之家既利其田又輕其力而臣  
僕之若此則主戶益耗客戶雖多而轉  
徙不定終不爲官府之用今欲將主戶之田少者  
合衆戶共及二頃以上方充一夫之役其兼并之  
家人少而田多者復計其田每三頃執一夫之役  
主戶不以客戶足之

文監百六

六五

仁

主族稱伯父叔少議

顏 復

禮記大傳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  
位者合族之時族人不得以父兄之尊齒君之位  
爲正尊里之序而發也儀禮公序不得稱先君謂  
別子之子始以別子爲諸侯立廟而發也二者無  
害稱謂之厚三代盛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  
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力雖無定則原此而論  
不必于上下相接之際繳繳區異遠近以傷親親  
之意唐德宗宣宗之世有分從稱姓之令亦緣其  
政苛刻寡恩而然 國朝聖宗新睦九族自有傳

大之制遠符三代之風若唐襄一時之令不足稽  
攷

議官

李

清臣

原今之大敵皆入仕之門雖而也入仕之門雜而衆  
故仕者日蕃仕者日蕃故或罷職而歸幾涉三歲不得  
再調者進未得祿仕退失其田盛故寒廉之人身  
雖挂仕版名雖榮世而無資以繼其生時焉  
常不得其所上急於父母甘旨滯之食下迫於  
妻孥之饑粥則節不約者或乘其間隙困之時  
起而牟利賈販江湖干託郡邑商弄盈縮秤較毫

三十一

文百六

六六

疑

釐匪關市之征逐舟車之動以規什一之得進則為  
王官退則為市人進則冕笏而治事號為民師退  
則妾觀苟獲不顧行義故仕路汚辱而廉耻之風  
大墜朝廷患仕者之日蕃無職以處之且使罷者  
久不獲其所故艱棘其塗以躡籍來者而有司苛  
為之文迂為之格張設難漏之密網羅取非意之  
細罪離合增廣其薦負使其不得應條缺駁遲延其  
歲考使其不得滿課從是而仕者益難故戰薄於  
得失角逐於勢利前者冒昧以徵進後來競隘而夸  
馳其輕偽佻淺之流更相呵伺迭相攻攘相誅不

孫矛相覆不設阱而踰風熾險濤作恬讓靖默真  
能實德之士或羞與之偶寧自郤於羈旅草野而  
不入於其塗有進者上欲進之而日益退無耻者  
上欲退之而日益進徒歲爲一禁時下一令詳明  
深切繩約而條責之揭而示之以義利之路曰爾  
爲篤厚無爲薄惡如是將以復仁義草士風臣竊  
以爲無益也故曰謂天下之大敝由仕者蕃仕者  
蕃由入仕之門社而衆也夫入仕之門乃敝之原  
已而議者不塞其原欲止其流不迹其本欲救其  
末不能清入仕之門而束縛爬櫛痛治其已仕者  
入仕之時如數兵徒如積麻竹不知名器之可惜  
已仕之後如障霧盜如阮螟蝗不知士心之愈離  
臣愚以爲過矣故願 陛下清入仕之門入仕之  
門簡則職有餘格吏無冗負而祿得以繼汚者反  
其廉困者遂其躬爭者息其險讓者策其高任路  
平夷而風化易隆矣

官制

卑

仲游

國家承五季之後出公草制度號令文采雖未純於  
三代蓋皆有三代之意而髮髻焉至於慎刑罰息  
兵革寬仁盡下愛食元元得天下之心則有與三



代比者獨官名自宰相而下至於百職執事循用  
五季之舊而不知改天子臨朝太息於上而公卿  
大夫咨嗟悼歎發憤於下者不知幾十年矣及  
神宗皇帝同人心決大策以階寄祿而修復漢唐  
三省之制宜其歡呼鼓舞以慶朝廷之盛德而行  
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懌於官制者豈未改之  
前嘗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  
則官名之所失如何而可蓋 國朝雖循三省之  
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選者在  
省之官及假它官以制之如兵部爲樞密吏部爲  
銓審庫部全部爲三司水部爲都水刑部爲大理  
名隸尚書而事在它局者不可以爲後世法則  
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  
舊而未合於今日之務舊平章事遷中書令 國  
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令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  
兼昔日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尚書遷戶部工部  
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  
昔日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戶部戶部遷  
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  
夫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昔之官



品難於進今之階秩易爲高而又降七品爲八品  
降五品爲六品降三品爲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  
議請減蔭反以舊品爲定而章服之令徒降五爲  
六降三爲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  
在則所謂非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  
於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  
中書門下合而爲一則其治速今尚書省總天下  
之政而中書門下析而爲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  
然者所謂畫黃錄符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  
上近者浹旬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  
乃比於竹茹木屑之細或者補衣貸食索得其決  
而事久失於期會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  
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憚於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  
人損益之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祿階  
二十有五如益其階使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  
三遷兩遷而爲一階則階正矣還舊日之品秩凡  
議請減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  
古之常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事大而緩則由  
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小者  
則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爲次第上下之道久則



則事止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理安  
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失  
於期會修此三者而官制立矣豈以漢唐之官名  
不當復而五代之季爲可循也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七

說

恠說上

石介

恠說下

石介

唐說

尹源

雜說

劉敞

進說

王安石

太極圖說

周勃頤

雜說送張琬

蘇軾

陶詩

蘇軾

雜說

石介

恠說上

石介

三才任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恠矣夫三  
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為薄蝕五星  
為彗孛可恠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  
也山為之崩川為之竭可恠也夫君南面臣北面  
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君  
子敵於父可恠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  
所常居也不冠之所常聚也而髮髮左衽不士不  
農不工不商為夷者半中國可恠也夫中國道德



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  
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恠也夫天  
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于寢  
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  
可恠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  
勞死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  
之棄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為  
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  
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也非  
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恠也

三平

百七

人君一曰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  
此則能知其為天地之恠也乃避寢滅膳徹樂悉  
罷責已脩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  
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  
國之六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  
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為恠既不能禳之之又  
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  
能知其為人之恠也乃啓祝祈祭以厭勝焉其孫  
其子其父其母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  
而常服

則反不知其恠

能厭勝之又尊異



馬愈可恠也甚矣中國之多恠也人不為恠者幾  
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為之不明一山崩一  
川竭則地為之不寧釋老之為恠也千有餘年矣  
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  
為恠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不生吁

恠說下

石介

或曰天下不謂之恠子謂之恠今有子不謂恠而  
天下謂之恠請為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為恠也  
曰昔揚翰林欲以文章為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

三十五

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  
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  
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  
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  
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己之  
道唯聞己之道莫知其它今天下有揚億之道四  
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  
下人目盲不見有揚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  
有揚億之道俟揚億道滅反發其盲開其聾使目  
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



聞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為恠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皋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揚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滂巧侈麗浮華纂組刊鈹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盡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為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為揚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滂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為恠大矣是人欲去其恠而就於無恠今天下反謂之恠而恠之嗚呼

唐說

丹源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疆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且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而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竊



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  
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  
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  
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  
先諭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  
年姦臣逆取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  
敢窺神器非力不足也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  
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  
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  
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  
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  
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未滔據燕趙疆相  
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  
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  
唐之弱者以河北之疆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  
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  
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雜說

劉敞

善治天下者求之於其身而已矣耳也者所以聽  
也目也者所以眎也口也者所以言也心也者所



以思也手也者所以攬也足也者所以走也凡此數者相待而成相須而生廢之則病缺之則喪然而莫相易也莫相德也分定故也聖人之治天下能使百官萬物如耳目心口手足之不可相易亦不相德濟之如一身而天下安有不治哉屠羊說者楚之屠羊者也當昭王之時吳兵入郢昭王奔走屠羊說有功焉王定而賞之屠羊說曰不可王始失國吾亦失屠羊今王復國吾亦復屠羊吾職已足矣又何賞乎此其不相德也甚矣所謂分定者非名位有所極人不敢聞之者也清濁中理賢不肖中倫人莫能聞之者也譬若足之不可爲手耳之不可爲目也故天子憂天下諸侯憂其國公卿大夫憂其爲公卿大夫士農工賈憂其爲士農工賈是以所任大者憂亦大所任小者憂亦小非上獨逸而下獨苦也古者以進爲役以退爲休勞力者安勞心者憂此其不以利私己故上一體也憂大者慮遠憂小者慮短故有天下者其眎百歲猶旦暮也有一國者其眎一世猶旦暮也有一家者其眎一歲猶旦暮也旦逸樂而暮憂慮人情所不爲是故天子有百世之憂諸侯有十世之憂士庶人有終世之憂



進論

王

安石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有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知

文獻卷七

古之士自重以有耻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遠國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鑄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

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  
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  
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  
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  
日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亦  
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  
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惡  
之不可常哉古之選其卒不可見乎士也有得已  
之勢其得已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  
揚叔明之兄弟以父任官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  
三五二  
文選百七  
八

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  
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  
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  
說與之

太極圖說

周 敦頤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  
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  
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





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也而主靜無欲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穆詭送張琥

蘇軾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又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鋌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取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矧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

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復且委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剛說

蘇軾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

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白可畏人也擗我于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



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五時通守錢塘往來常  
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  
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  
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  
守王竒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  
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  
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  
當守法逗撓不進請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  
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  
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吾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  
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  
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二人於必死乎  
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  
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志不剛耳長養誠  
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  
也非引之罪爲此論者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  
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總勵明剛者之必  
仁以信孔子之說

雜說

蘇軾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  
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



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它雖吾亦不能知也

鄰超雖為相溫腹心以其父情忠於王室不知之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暮必以相傷為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惜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則悉與溫性反密計愾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碯比然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即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麟士亦為鄰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邪即予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麟士曰非卿履邪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所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此戰國策之言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為然者也



雖然管仲之愛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公謗焉  
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  
哉

相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  
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  
之度卒不如玄德唐文宗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  
也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為妬可以  
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

三石堂

文錄百七

十三

重刊

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掘筆以避禍悲夫一  
至於此哉漢文言父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乃  
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為文帝之盛德也  
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  
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惟無人君之度正  
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它人之妾也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  
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  
復空戮是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  
武之舊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



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踈略矣  
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  
高惠文帝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  
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  
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可以延年可乎  
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疎  
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  
滿可不懼乎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  
生無一事然相溫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

三北

卷下

十四

張

馭御溫平生輕殷浩豈妾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  
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  
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  
子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  
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爾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  
中俗吏爾持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  
識而濟之以無心耶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太實有羸狀  
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



所病也疾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覺苦天下

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耳士大夫多祔所患求脉驗之靈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鑿不幸而失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是固難治也聞有馴原者或用主人之言亦須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藥不效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鑿必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鑿了然知患之所在然後求之脉虛實

三司李

文

下五

皇朝

冷熱先定於胸中則脉之疑似不能亂也故雖中鑿治吾疾常愈五朶病愈而已豈以困鑿為事哉真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意耳非信佛法也而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作此又誣永叔者

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謂奇特也而妄庸者亦撰作永叔語云平生為文此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作退之畫記退之亦不能為

翁亭記此大妄也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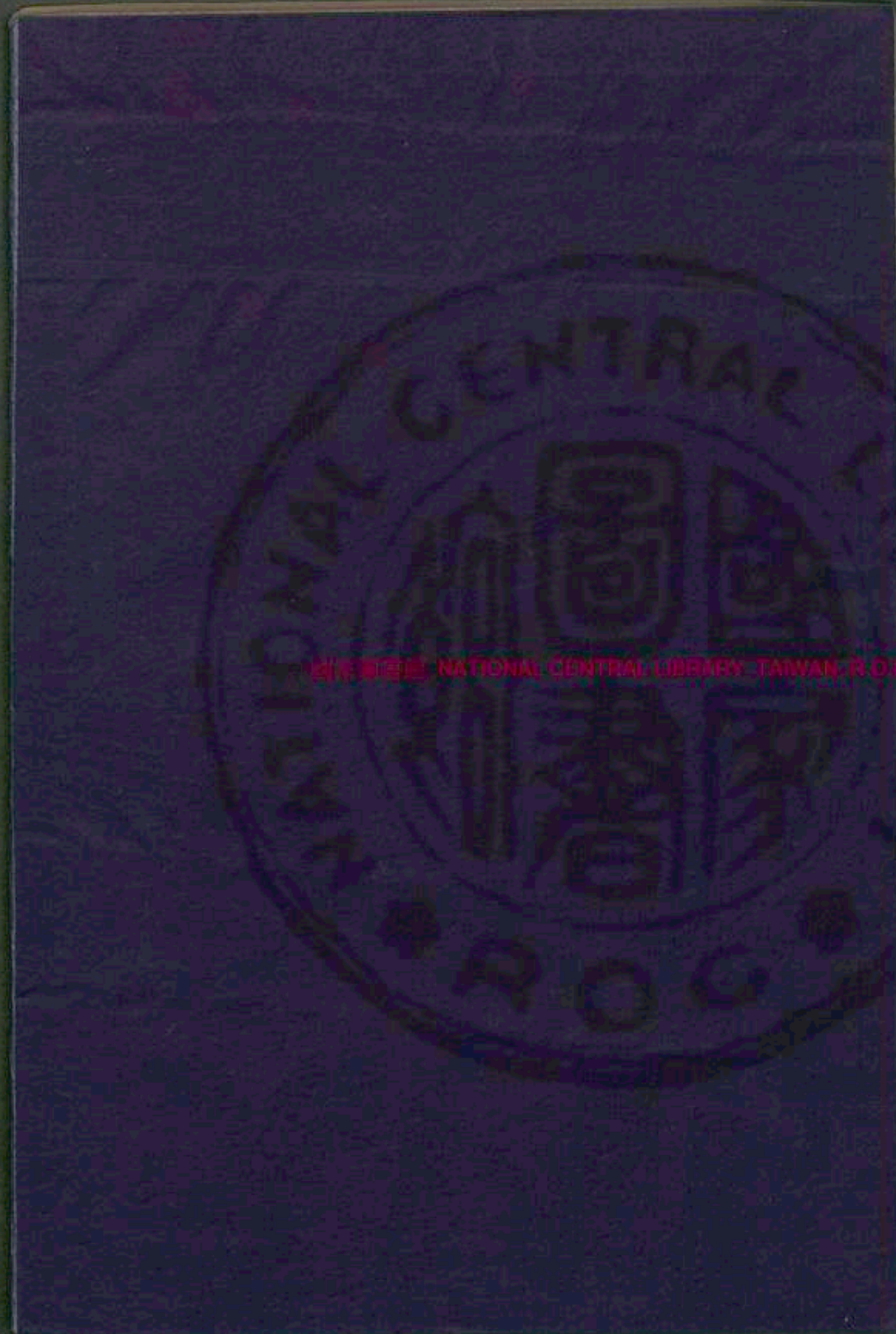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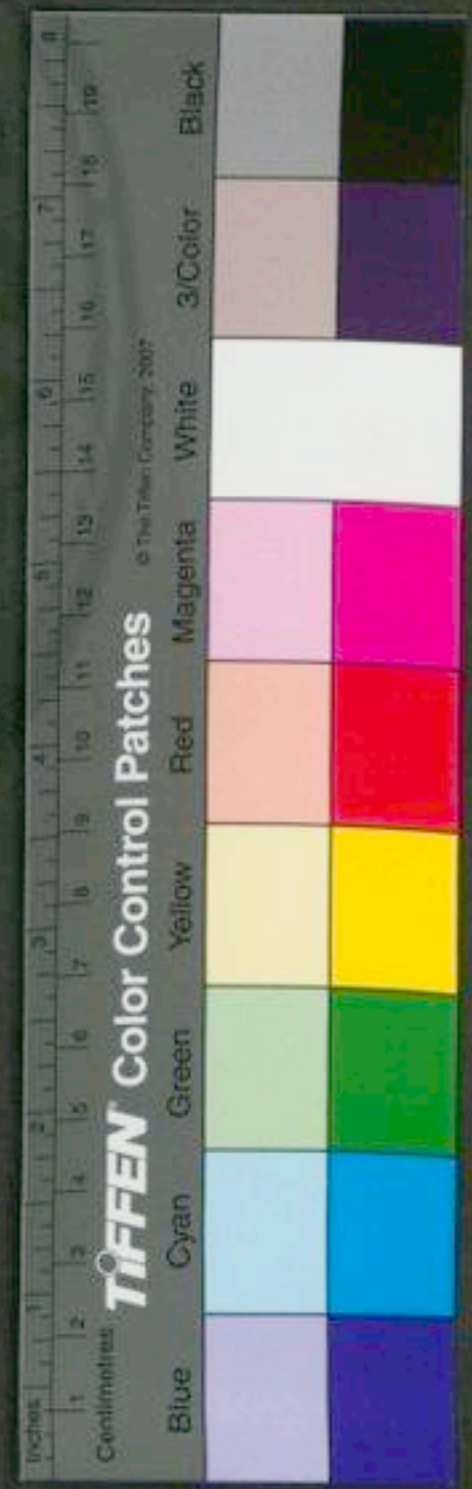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2496124 v17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八

說

迂說

王令

師說

王令

葬說

程頤

史說

張舜民

吊說

呂大鈞

芻說

陳瓘

戒

治戒

宋祁

百卷

福州五戒

蔡襄

行舟戒

江休復

毀戒

王回

嫌戒

王回

戒子孫

邵雍

女戒

張載

迂說

王令

非禮之舉非義之動皆是也以其非禮義而止者蓋未之見也以其非禮義而止之者又未之見也今有學聖人之道而行聖人之義者皆曰迂以其迂



而止之者皆是也以其迂而止者又皆是也何勇  
於為彼而惡乎適此也止之者愛人耶豈樂人之  
為非禮義而懼人之為聖人也耶

師說

王令

上古之書既已泯沒其治具不可稽見而五帝  
之學求之傳說聞或見之夏商之書雖號殘缺然  
學之名具存周則大備故其設施炳然彰白若然  
帝王之於治目它雖世有取舍於學則未聞或廢  
也豈非君師二者兩立不可一缺耶夫惟至治之  
世其措民各有本而次第之以及其他故地有井

三才章九

文鑑言八

二

聖英

而自養其業雖有士農工商之云未嘗不力而食  
因其資給然後縱其游墮落其淫邪勸其彊梗其  
治略已定矣然猶鄉遂有庠序之教家國有塾學  
之設自世子以及卿大夫之子皆入學為之師以  
諭其道為之保以詔其業示之智仁聖義中和使  
相充擴孝友睦婣任恤使相修飾禮樂射御書數  
使相開曉故其左右之聞前後之觀不仁義則禮  
樂迨其淬磨漸浸之成則入孝而出弟尊尊而長  
長然後取而置之民上則君盡其所以為君臣盡  
其所以為臣卒無一背定者其出於學而存於師

也道之衰微迄於餘周如擔石之將墜其引綴未  
絕者猶有一綫髮繼之暴秦不扶而抑遂至墮壞  
漢興宜大更制而財補縫之故其俗無所防範聽  
民所為卒於無所不至然能郡縣創孔子祠立五  
經博士置弟子貲策賢良求經術以對當世得失  
於古雖未為善而其風俗遂號為平豈前世遺風  
餘化漸漬深而未斬耶抑民苦秦而效易見也當  
此之時士猶能相尊師故終漢世傳詩書禮易春  
秋而名家者以百十計晉魏而下浸以沉涵更數  
十氏唯唐為近古大抵財追齊漢治而未能遠過

三

文鑑百八

三

嗚呼何為而止此也夫天下之所以不治患在不  
用儒而唐漢以來例嘗任儒矣卒不甚治者何也  
有儒名有儒位而不用儒術而然爾其弊在於學  
師不立而立賢無方聖人之道不講不明士無根  
源而競放流故不識所以治亂之本而不知所以  
為儒之任又上取之不以實而以言故也夫人所  
以能自明而誠者已非生知則出於教導之明而  
修習之至也如其無師則天下之士雖有彊力  
進之心且何自明而誠也夫天下之材力訓導而  
懲勉之且猶患其疵竅故七十子親逢聖人而薰

炙之其聞與見不為不至猶且柴蒿參魯師僻由  
嗚賜不受命而貨殖冉求為宰而賦粟倍又况後  
聖人數千歲其毒戾缺訛蠹又資才下於數子而  
欲其自為而不立學與師猶甚願穫而顧不耕也  
如必待其自賢而取之多見其希闕不可俟也自  
周至唐綿數千歲其卓然取賢而自名可以治寄  
者孟軻抵韓愈纔三四人是其力能提扶其道而  
竟不知用者所以歷年已遠而人出甚少也如其  
多則或用之矣苟患其少無如廣師而立學續其  
所不長繼其所未高使其所以救亂然後名聞  
而貢舉之則庶矣天下之師絕矣矣今之名師者  
徒使使人組刺章句希望科第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  
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今賊人者皆是是皆取  
矣於孔子者也惡得為人師

葬說

程頤

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  
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行盛若培植其  
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  
謂地之美者土之尤闊草木一作生之茂盛乃  
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被安則此安被危則此危



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謂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各葬一作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葬矣至於年紀寢遠魯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着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史說

張舜民

馬文淵有言人貧當益堅老當益壯貧而堅者雖市里小民尚有之老而壯雖士人未之見也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說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事陛下觀此言傷哉文夫之操始非不堅誓於金石凌於雪霜既而休於死生顧於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





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故  
善爲國者如農圃然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夭折  
終則將就其美勿使之摧折君臣相成同底于道  
顧必使之至於盡歎竭忠之地亦何有哉唯樂天  
則不然知其不可爲而一舍之危行而放其言懷  
卷而同其壘可謂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終其身  
而不辱如劉夢得柳子厚輩舍文字語言之外復  
何有哉

劉蕡贊史臣以蕡爲疏直贊於策中引襄公然陽  
父春秋罪漏言而蕡旣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庭

大三本面

卷二十一

六

方

又蕡不先以忠結上知後爲謀之若是殆非史家  
才識也且蕡布衣也出應詔以何計先結主之知  
而後言之哉雖諫官御史以在近列儻先視人主  
之意而方出言是何人也蕡輩造廷待問有所及  
不列之於廷對何階而上達哉唯其疏直乃得敢  
言之士儻使來者皆三思後言之朝廷何望哉度  
斯人也殆是惡直醜正之人使惡直醜正之人執  
史筆以去取前人之事則一代之人若爲準的蕡  
雖不第同試如李邵輩公言于朝以爲已之不若  
一時藩侯爭相辟置如牛僧孺令狐楚不敢待以



賓帛皆以師禮資之是何同時之人其見重顧如此數百年之後獨不信於史臣之筆亦可歎矣

吊說

呂

大鈞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重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它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吊哭而已莫不為之致為始則致舍襚以周其急

明友親送以進見士喪禮族人相為又肯多見文王世子

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

親姓死三日不舉火糜粥以飲食之

每奠則執其禮

士之喪明友奠見曾子問

將葬則功其事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子祭之喪公明儀為志原壤分死孔子助沐厚見禮弓其從柩也

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

帶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見雜記孔子從老聃助

葬於鄉黨反垣曰食老辨曰丘止柩就道右其掩

擗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

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見雜

記祖而贈焉

謂用車馬所如則贈而不奠凡不足弟乃奠奠止則羊並見上喪禮不足

則贈焉

知死者贈贈以幣其禮在贈之後又公之贈贈于非門故曰行而贈見上喪禮

不足則賻焉

賻放口不足則賻見上喪禮凡有事賻放口不足則賻見上喪禮

則相焉

司徒之子之喪元問於子張女身獲弓



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詞不曰願見而曰此

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

便某母敢視賓客見少儀禮弓主人見賓不以尊

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

平日相見或主人先拜客或客先拜主人賓見主人無有荅其拜者明

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見曲禮自先王之禮壞

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

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

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為

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

賓之勤廢吊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

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

以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奠不必更自

人之能又能以力之所及為營喪具之末具者以

應其求輟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

壺酒之奠以為禘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為贈與賻

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受焉必以也辭者庶

幾其可也

武帝征伐之意雖汲黯之言在所不採而主父偃

芻說

陳瓘



以疎遊微賤進言九事乃以伐匈奴為諫引尉佗  
章邯明秦之所以亡嚴安亦曰靡敵國家結怨匈  
奴非所以子民而安邊也夫愜安之所陳與上異  
意以秦法論之是謂非上之建立必誅無赦武帝  
乃見而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夫言雖  
不用而其人見收則非特足以進天下之材亦可  
以來天下之言一語不當從而廢之則非特塞賢  
材之路亦將鉗天下之口武帝之異於始皇其在  
斯乎

晁錯為國遠慮身歿家覆世哀其忠然其學以申

三言平七

卷九

商刑名為師峭直刻深不純乎道論人主之所急  
以臨制臣下為先又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  
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然則聖主之政所以尊  
顯而垂後者果在於術數而已乎唯其質不厚而  
學非其師故其論如此其荒唐也

訪問於善宜虚心而待之主先入之言懷決定之  
意掠能問之美無肯聽之實如是而問者君子之  
所不對也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  
曰丘不識也既而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  
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於是乎



三發而不對孔子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子  
豈固隱哉為其有決定之意而無肯聽之實則遂  
事不可以復諫而空言適足以自咎語默動靜豈  
不度哉

人主於聽納之際尤當寬詳盡下不當使進言之  
士懷未畢之語楚子革與王言如響析父譏之及  
其摩厲以須之得聞而諷焉能使其饋不食寢不  
寐以思其言使靈王有自克之仁改過之勇則子  
革之言豈小補哉然方其言之如響而其意有未  
盡則謂之闕諛可也呂蒙正對太宗曰君子小

三百四十七

文錄卷一百一

列傳

人之盛衰繫之時運讀其言者為之驚駭然至於  
論小人之害政戒人主之不察則言之發端固有  
為也

君臣議論之際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以警以勸  
所以作天下之術常在於此堯舜三代君臣相與  
之際語言宣盡何其坦然而無蔽隱也蓋君欲舉  
事興為必謀乎下而臣有嘉謀嘉猷必告乎上上  
有所未達下有所未諭亦必反覆論難無失其和  
以趣於正是而後已夫豈有不盡之情未畢之語  
而使利口譎言之士可得而聞之也哉至唐之德



宗則不然謀議之際所詢乎下者情有不盡所告乎上者語有未畢疑貳之意作而刻核之心應固未嘗以本然之意告其大臣豈不曰所以密機事而固主權也然而言脫於口而履祀無不知焉惡君子之盡忠而顯絕其言甘小人之調邪而陰授其柄然則德宗之術亦已踈矣

戒

治戒

末 祁

吾歿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歛用濯浣之衣鶴鶩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謹無爲流俗陰陽拘忌

文編百八

卷一

禮

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孱然蒿然穉穉有識者還於造物放之太虛可腐敗者合於黃壤下付無窮吾尚何患掘冢深三丈小爲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二盞酒二缸右置米麴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韠履自副左刻吾誌右刻吾銘即掩壤惟簡惟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猶可容數人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以請謚於有司不可受贈典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植



五株栢墳高三尺石翁仲它獸不得用蓋自標置者非千載永安計爾母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爲遂無知也葬之日以繪布纏棺四翼引母作方相備人陳列衣服器用畧吾之儉吾平生語言無過人者謹無妄編綴作集使後世蚩詆吾身後不得巧思澤爲無厭事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此以諉言公昔公在若等爲不孤矣若等兄弟雖有異母者古人謂四海之內皆爲兄弟况同父均氣乎詩稱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不可不念也兄弟之不懷求合它人人渠肯信哉縱陽合之彼應笑且憎也若等視吾事昔公云何昔公友吾云何可以爲法矣人不可以無學至於奏議牋記隨宜爲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爲人所輕誚矣

福州五戒

蔡襄

觀今之俗爲父母者視己之子猶有厚薄迨至娶婦多令異食貧者困於日給其勢不得不然富者亦何爲之蓋父母之心不能均於諸子以至此不

可不戒

人之子孝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不違於禮是  
孝誠之至也觀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於父母異財  
兄弟分養乃至繼惡無有不校及其亡也破產賣  
宅以爲酒肴設勞親知施與浮圖以求冥福原其  
爲心不在於親將以誇勝於人是不知爲孝之本  
也生則盡養死不妄費如此豈不善

兄弟之愛出於天性少小相從其心相結豈有間  
哉迨因娶婦或至臨財憎惡一開即成怨隙至有  
興訟訟冒刑獄至死而不息者殊可哀也蓋田聽

文女

婦言貪財利絕同胞之恩友愛之情遂及於此  
娶婦何謂欲以傳嗣豈爲財也觀人俗娶其妻  
不顧門戶直求資財隨其貧富未有婚嫁之家不  
爲怨怒原其由蓋婚禮之夕廣糜費已而校奩索  
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滿  
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日久不以爲  
怪此生民之大弊人行最惡者也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  
晝夜營度以求其利然農人耕井商賈欺謾太宰  
刻剝貧民罔昧神理譬如百中取一數居強者食啗





不暫息求而得之廣爲施與冀滅罪惡其愚其矣  
今欲爲福孰若減刻剝之心以寬貧民去欺謾之  
行以畏神理爲子孫之計則亦久遠居鄉黨之間  
則爲良善其義至明不可不志

行舟戒

江

休復

景祐丁丑歲夏六月浮汴而東將至驛名青陽者  
風甚不可行舟橫竹箭之中屢矣掩者不能制其  
後榜者無以翼其傍遽泊於上風多其縹纏以維  
之固其椽杙以繫之蕩動頓掣惴惴然慮颿於東  
岸責其人置舟危地對曰若據便地則乘流而止

順風而過者有衝擊排蹙之患姑處此以避其  
銳焉於是斷者續之挺者椽之恐懼警戒卒以無  
患披揚帆乘勢嚮我延頸而羨之者敗溺不救摧  
撞相倚退而念曰今日之風我之患卒以全彼之  
利遂以傾利害不同而吉凶相詭時耶理耶或曰  
止者易爲工進者難爲巧彼知順風之可乘不知  
疾風之不可乘得勢者不戒臨危者能懼是以禍  
福殊焉因志之以爲行舟戒

毀戒

王

回

傳毀者不可不戒也毀之來亦多原矣或以其迹



疑或侮而爲疑或惡而加誣焉由小人者更身質  
之以蘄信一傳焉則百千人斯傳之矣傳既廣而  
文致之益密其可信益牢此訊一人焉曰有之彼  
訊一人焉曰有之同異交執則何說而不若固有  
之也雖其所知者力不能救已若是則蒙垢陷污  
則終身無以自明焉夫所謂傳毀者惡惡而欲敗  
之云爾毀在君子則可不反而思耶察其所由辨  
其所以無使其漸而播也尚庶已乎傳口流言止  
於智者謂其能禦其來也矧肯易而傳之耶

嫌戒

王回

禮謹於別嫌疑夫嫌疑者豈有其實然我以為嫌  
疑之謂也我以為嫌疑則人必有嫌疑之者然而  
世多忽焉而不戒者何也恃其情不至於是也情  
不至於是有人焉伺間躡其迹而議之則奚說而  
可辭與其亦受之而已矣夫人亦好多言矣然  
者尚欲指其缺也况自投於嫌疑之地欲免得乎  
此君子所以貴由禮也

戒子孫

邵雍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  
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

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  
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  
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理之  
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  
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  
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  
如饑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  
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  
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  
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女戒

張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

婦正

是曰天明

天之道

是其帝

命

命文

嘉爾婉婉

克安爾親

往之爾家

呂氏

克施

克勤

能行

爾順惟

何無違

夫子

婦也

無然

臯臯

與言也

無然

訛訛

訛訛難

彼是而

違爾為

作非

是

則戒

在毛詩

王姬肅雍

酒食是

議

周王之

貽爾五

物以銘

爾心

錫爾佩

巾墨三

誨言

銅爾提

匱謹爾

賓薦

賓客

玉爾盃

具素爾

薄

紉絲綉

枕爾文

竹席爾

吳莞念

爾書訓

別沈文

思爾退

安爾退

居之

序

彼實有室有室滿爾勿從室不得降而遜爾提提有其室也

提也提

爾生引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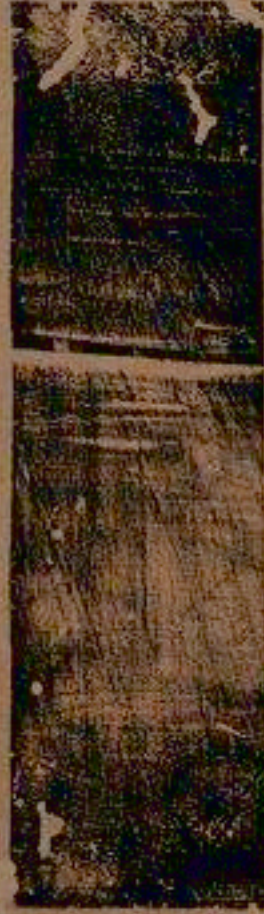
引長也

逸樂也

提也

提也

皇朝文獻卷之八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九

制策

制科策

蘇軾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如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致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戢利入己浚浮費竊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未息於憂內刑未措於成康意生五之

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彙彙者眾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于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夫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行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採寶其合於經乎乃盛夏之時論曰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貢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林宗豪古階差不廣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一

撓獄市推尋前

世得字  
進孝七

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

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  
由形于詩道周公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  
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  
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  
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  
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  
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  
五均之義富人彊國尊君重朝災祥改薄從  
厚見昔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

文監百九

意以陳母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  
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  
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  
相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  
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  
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  
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  
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  
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

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  
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  
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  
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  
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  
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  
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  
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  
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  
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

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  
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  
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或遠陛下苟知  
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君爲  
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  
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  
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  
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以置而不用則委靡  
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  
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

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  
之不勤者臣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  
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  
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  
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  
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  
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  
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  
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  
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

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聳觀之具今陛下所震  
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諫而進之者何人  
也所謂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  
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  
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  
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其事未治其人未用  
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它日又曰吾  
所為某事其事東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  
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  
近賢達遠覽乎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



伏惟 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  
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益田野雖闢民多  
七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  
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  
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  
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  
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滯吏  
不知懼繫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 陛下之所憂  
數十條者臣皆能爲 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  
未敢爲 陛下道也何者 陛下誠得御臣之術

文監百九

五

于

而回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  
臣而已不與今 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己  
憂者則是 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  
者 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  
而其既用也若常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  
人者日夜 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初與問荅百  
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荅  
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  
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 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  
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

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嚮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去去陛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 陛下柰何聽之臣故曰 陛下

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盪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

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侯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况於取

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彊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右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

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  
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  
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  
折而歸苦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  
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徵乎所  
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  
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  
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  
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  
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去此

文監百九

等而欲實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  
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  
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  
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  
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  
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  
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  
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  
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  
者常久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吏部與外之職司



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不惟舉有罪祭有功而已  
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  
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  
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  
序興而禮樂未具者曰蓋以為庠序者禮樂既興  
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定則  
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  
其可封責其皆謬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可行而  
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  
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

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持文  
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為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  
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  
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為市也叙法不為寬濫而吏  
不知懼者不論其能不而論其久近也累繫者眾  
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  
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  
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  
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  
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

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  
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  
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  
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  
報重其考於古乎此 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  
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  
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  
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  
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有五事皆失非所  
以真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

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踈也呂  
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  
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福也其不可行者皆人  
事也若夫禳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  
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  
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  
而後伐鼓揅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  
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  
也伏惟 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  
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 陛下身率



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  
覆險也何謂陽氣不能覆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  
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  
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有強弱也今  
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也其不疾  
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  
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  
險而見焉 陛下勿以其不食也爲無災而其旣  
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  
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

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  
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  
也爲噓噓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  
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噓也夏則  
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  
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水猶人之  
噓而不能吸也今 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  
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  
咻响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  
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噓此淫雨水之所由作也



之耳後官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紉爲羞大臣  
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禁令又何  
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  
政在適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  
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  
說不可以勝舉矣自漢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  
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適姦也如使不撓獄  
市而害其爲適姦則天曹參者是爲遁逃主也伏  
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之孝文尚老子而  
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

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  
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  
而其所以爲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  
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術諸侯有術而至干興  
禮樂條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  
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  
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管髡管不足懲中罪則又從  
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  
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  
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



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  
之功見孝宣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  
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撤去禁防而為天寶之  
亂也伏惟 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  
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  
小雅臣聞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  
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  
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皆列於國風而至於  
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  
體小雅思而不貳然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

而不流也思而不貳然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  
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  
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 制策有周以冢宰制  
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  
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  
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  
當制其虛贏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  
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  
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  
既聚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



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  
之誠得防姦之要而宰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  
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  
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  
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  
方國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  
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  
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  
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大於重此制錢貨  
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

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  
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大若復隋唐之義  
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仁宗漢之更卒周官有  
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  
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  
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  
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  
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  
富人彊國尊君重朝輯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  
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

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 陛下念 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公無知之人相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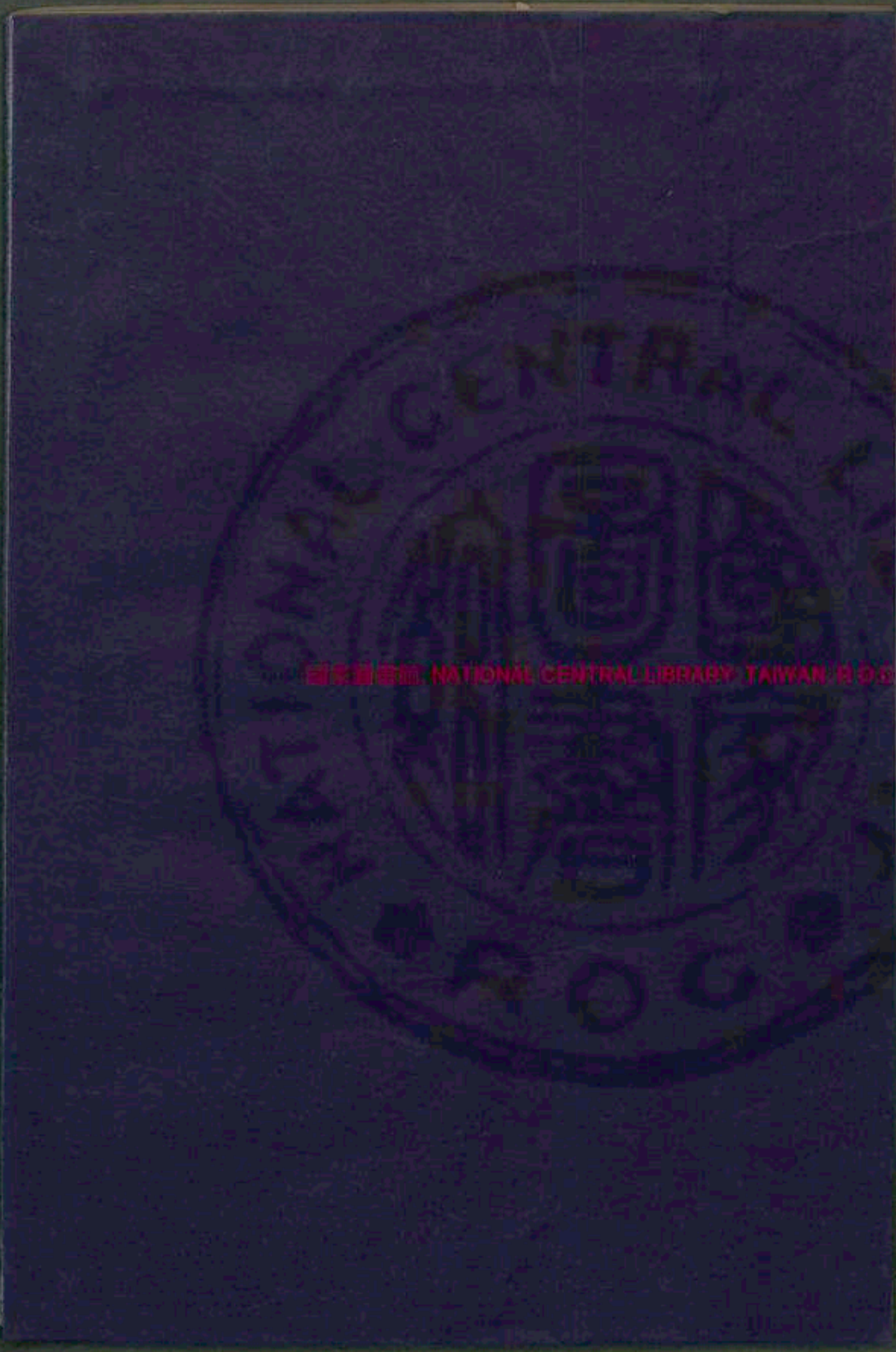
十五

諂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處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聞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 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 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B.O.L.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3096175 v.18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

制策

制科策

孔

文仲

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夷狄向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禱祉書之不絕朕甚慕之其何術以臻此歟朕承祖示之業託士民之亡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艱于負

大旨三十八

文鑑百十

一

殊彩卿

荷故詳延魁壘之士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蓋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大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以饗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其方之廣為災最甚豈朕弗德之致歟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是故圖講政務則日至中異而猶多苟簡之習丞進人才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種羌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憺明神武庶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惠教國用雖節





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寬關梁  
之禁而商靡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風俗淳  
薄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  
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刑罰煩重出於  
設法之多門訟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  
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子欲興乎七教兼乎三  
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子欲明乎  
六觀蓋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本末之  
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其可施於今  
者何策崔寔論范曄謂切於政體其有益於時

者何事毋以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毋以謂  
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  
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書曰言之非難行之  
惟艱子大夫其悉心以陳朕亦不憚於有爲焉  
對臣伏惟 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  
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 陛下  
求言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言納諫  
之道有未充盡其極爾何者 陛下莅祚之初首  
開轉對以延疎遠以直之言間召羣臣以詢安危利  
害之策者此 陛下天資謙恕思得深謀至計以



補所未照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久卒未聞采一事用一畫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夫朝廷之上賢卿誼老交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公議以為雖臯夔周召之謀所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萬世者其讜不能過此矣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略遠慮安小補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諫之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兼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論天下事

先達以此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雋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戎夷嚮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絕甚尊慕之其何術而臻此與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宜先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

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  
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雋賢脩職夷狄納貢  
建皇極而天道應敏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  
珍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  
事失其序而災害荐至者正始之術廢也 陛下  
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  
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強國天下  
之本一曰即位即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  
及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為強  
國未有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為霸政未有能終  
之以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  
即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  
正者欲人君當即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  
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  
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  
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  
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強國之術  
也及考其見於效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詠歌  
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  
身至子孫之世則廢熄不講強國之術民之視上



相疾如仇讎伺其有間則相與蹈藉傾覆之矣凡  
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  
適霸政與強國者多何也蓋王道所及甚遠而不  
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強國爲敵雖深而能見效  
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效而貴速成是所以失適  
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  
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  
所適也伏惟 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  
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謂有必致之  
勢矣當承統緒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從王而王  
欲霸而霸欲強國而國強得失之策繫於一舉而  
已譬猶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  
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馳之則且之燕者或造於楚  
矣宜往吳者或之於秦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間不  
可不慎所適如此臣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  
陛下意之所適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  
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柰何先之以興利仁人  
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柰何一之以望功  
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也柰何期之以迫急四方  
所以畏愛者愷悌也柰何驅之以威利若御曰國者



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小揚子曰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雋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于上珍符出於下豈不難哉臣願陛下曠然大變而行衆人之所不能為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賤略強霸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飲其賤之也若辭闇而即明屏去諛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書講前代之興亡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避其所得趨其所失

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輟寐以待旦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用其粹而遺其駁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道之術也而正始之論也陛下深講而力行之則馴致古昔明王之道如決流抑墜爾何患慕之而未臻乎聖策曰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又退託于任大守重艱于負荷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見陛下虛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如百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曰明欲被千萬物

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天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故晦冥陰默之中不足以辨南北而能考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真偽而能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下白矣豈可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亂問以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焉未嘗不合於道也藏之為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為事業而無不濟如權衡

設於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所不辨如槃火設於此而大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效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道陛下思聞讜直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百聞適於耳目之娛而為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也雖芟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為百世之利者剛方讜直也雖養長之而常患其不足古之聖賢屈己執謙和頽遜志加之以勞來之厚助之以勸賞之渥凡以養天下剛方讜直之節使森然立於吾庭為國家廟社之福故夫伏格趨鼎



引衣斷檻破袞麻制封還詔書如此之類日常有之而不爲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寘諫諍之任以助聞見補憲肅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謙冲假借深養剛方謹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昌晉武帝之於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謹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却行求前徒舉以訪臣又安補於萬一哉 聖策曰蓋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延元年日蝕三

朝泊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其自也於弗德之致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此見 陛下畏天飭己恐懼脩省之盛德也呂聞日食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食者曆之常數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爲一交然後食此曆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食此曆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爲盛東京爲衰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而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四食食之疏密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數比曆之不合二也是



日食者非可託於曆其要爲陰盛之應也陽浮爲  
天而主於動陰凝爲地而本於靜宜靜而動者陰  
越其分而擬諸陽也陽之與陰君子少之道也君子  
道長則陽氣發爲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於災  
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二陽至坤  
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間蓋聖人告  
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於早防之也  
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  
陂無往不復欲其慎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陂  
未復之始也 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協庶

三七天

卷之三

九

九

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乎尊陽抑陰尊君子之道  
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  
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辯有躁有靜以對  
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  
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  
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  
消小人道長其敝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  
若夫舊勞不遷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  
議老成淪伏而弱齒簡拔方直踈遠而柔諛親附  
辨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銳進者褒陞而默守





者遺落陰盛咷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為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不尊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不進小人之道不可不退不抑其萌雖微及其既盛其可畏也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此陰盛之極也而春秋自此絕筆矣故臣願陛下早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論政務則日至中具而猶多苟簡之習悉進人材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絕苟簡在於貴遲久進

用人材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則粗粗則所得暴而所及淺久則精精則所收博而所被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游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世之後夫如是則心一而慮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浹而澤流動乎萬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間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為不言而海內大治



者以能練羣臣覈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  
各治其事謂之實承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  
陽貝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  
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戢懲違侍從責之以盡  
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却敵職司責之以一路  
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  
其官按實以督其職而庶績弗凝者未之有也今  
夫大臣下兼財計之柄小官或侵將帥之權侍從  
言責不得盡其詞職司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  
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外內皆所以治天下  
萬事非徒爲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  
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 聖策  
曰種羗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  
輔臣憺明神武臣以爲禦戎之策失之於素而已  
夫以邊鄙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進之  
小謀金革之機不爲持重之筭而聽輕舉易動之  
踈計是以其弊在於苟舉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  
利而失大信此猶虜所以敢負懷徠之恩踐王圉  
而抗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  
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



術濟景公時燕晉爲寇景公患之問於晏嬰而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時劉闢爲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黃裳所薦者高崇文而崇文卒能擒敵而定蜀 陛下宜詔輔弼大臣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懔於天地之表河湟之外當有解椎髻襲衣冠來獻國地者又豈患奔衝之寇不足禦乎 聖策曰烝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亨富以至外馳使者布宣恩教臣以爲 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惠教而適足以爲弊蓋矣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有肇禍而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則弊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爲 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爲無窮之弊蓋在乎富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斂之於民言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以爲益之不巳則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於戰爭之際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



者德之小也則曰富以其鄰在秦與魏則道之  
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鄰在左右相比之謂鄰人  
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  
勅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  
須富行之 陛下固宜法謙秦之有餘豈可用小  
畜之不足是以巨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敖倉雖盈  
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  
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 陛下之民  
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藝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  
草木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矣 陛下徐思

弛費息用以寬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  
漢文弋綈革舄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  
泉以取其息實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  
不可得矣易之剝者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  
安宅所以救剝也 陛下取於下悉矣上取下悉  
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為剝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  
其二用其一而民有孳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  
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為離散以至剝落雖有尚湯  
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  
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 陛下觀天下之勢易離

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業艱難勤苦  
一敬則不可復正則夫富國之謀適足為深憂未  
足為 陛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追使以辛  
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眦決目之所共望豈獨  
賤臣之妄言哉 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  
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臣以為國用雖節  
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道地籍雖衆而簡疏者  
未得簡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產操粟尺帛之賦  
陸輓水漕銜施摩轂日夜合雜以輸太倉以古準  
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艱將負之疲京師之一

三分

文鑑百十

古

蘇明

金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  
萬金之貴施之於一燕好之中用之於一賜予之內  
此類可勝計哉地之財有時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  
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此謂度所以愈增而不  
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宮庭之職百二十  
負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官者不過二人 太祖養兵  
不過十二萬 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  
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矣凡此皆清  
心節用之本寬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  
為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道也夫能者

內郡之黥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 國家  
北失幽燕西捐靈夏守邊捍塞無百二之要阻  
是以二邊懸卒特爲爪牙不可以廢至於方內無  
爭之群百年不識兵革而例設屯伍坐竄民力此  
不可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便民得以口率出  
徒而分天下郡爲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  
一千而止蕃休迭上不過什一則武備修而簡稽  
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爲  
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  
也今之所謂上戶者征斂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

二七三

文監百十

十五

征復老

戶者庸役不及而其 而上戶居其一下戶居  
其十是常困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  
出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用反斂有限之穀帛以  
給不耕之墮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  
之本也 聖策曰寬關梁之禁而商賈靡通臣  
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以其能通有用  
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  
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  
在乎上今之關市之征密於布棊均輸之吏苛於翼  
虎商旅易業轉爲它技而求財貨通難矣 聖